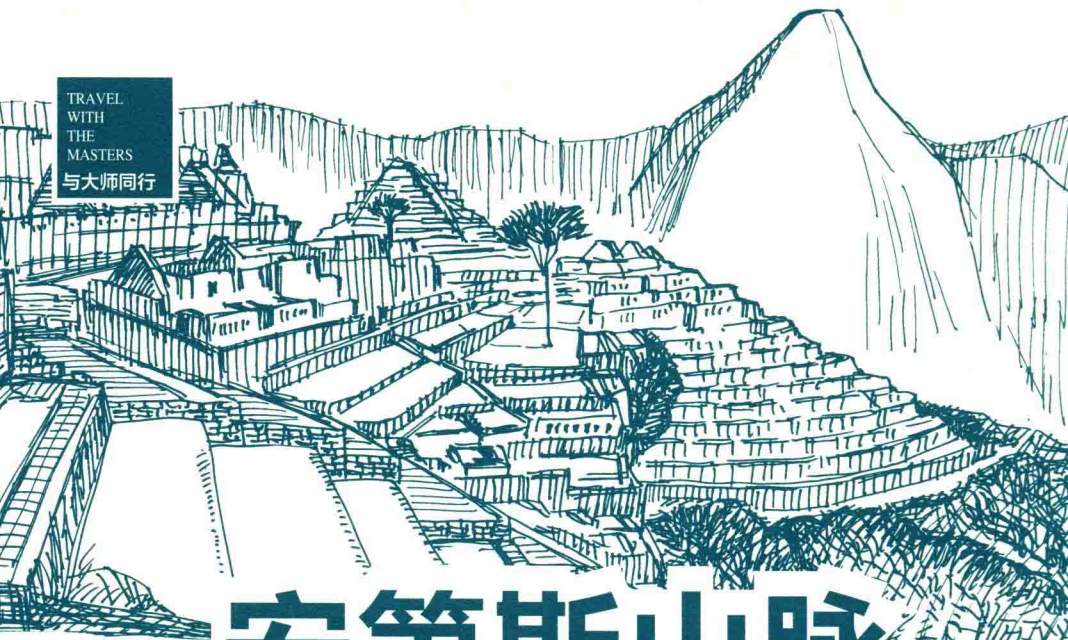


TRAVEL
WITH
THE
MASTERS
与大师同行



安第斯山脉 的来信

Three Letters from the Andes

[英] 帕特里克·利·弗莫尔 著 朱琮敏 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与大师同行

TRAVEL WITH THE MASTERS

安第斯山脉 的来信

—— *Three Letters from the Andes* ——

[英] 帕特里克·利·弗莫尔 著 朱琮敏 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15-624号

THREE LETTERS FROM THE ANDES By PATRICK LEIGH FERMOR

Copyright: ©1991 BY THE ESTATE OF PATRICK LEIGH FERMO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第斯山脉的来信 / (英) 弗莫尔著; 朱琮敏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6.5

(与大师同行)

ISBN 978-7-5473-0956-8

I. ①安… II. ①弗… ②朱… III. ①游记—作品集

—英国—现代 IV.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90673号

责任编辑: 张芝佳

书籍设计: 一步设计

插画绘制: 施晖

安第斯山脉的来信

THREE LETTERS FROM THE ANDES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邮政编码: 200336

电 话: 021-62417400

印 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 张: 4.875

字 数: 85千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3-0956-8

定 价: 28.00元

致德博拉与安德鲁



关于本书

这是一篇私人记述，记录了1971年由罗宾·费登组织带领的安第斯之旅。我在此行中除了看管随身携带的炉子外，实无他务，于是，在给我住在希腊的妻子的三封长信中，我一气呵成，写下了我们大致的经历。最后一封信，我在飞机抵达英格兰前才将其收尾，所以不曾投寄。我去除了其中一两段无甚关系的段落，为它加了短短的开头与结尾，并没有大费周章，最后，又大致地把它整理了一下，让它更像是可以拿出来与人分享的旅行记录。

帕特里克·利·弗莫尔

1991年于希腊麦西尼亚

“他写了一小册关于赫梯人的象牙的书。”

“这里面没有什么赫梯人的象牙。”

“所以这本书会那么薄。”

——想象中的对话

目 录



关于本书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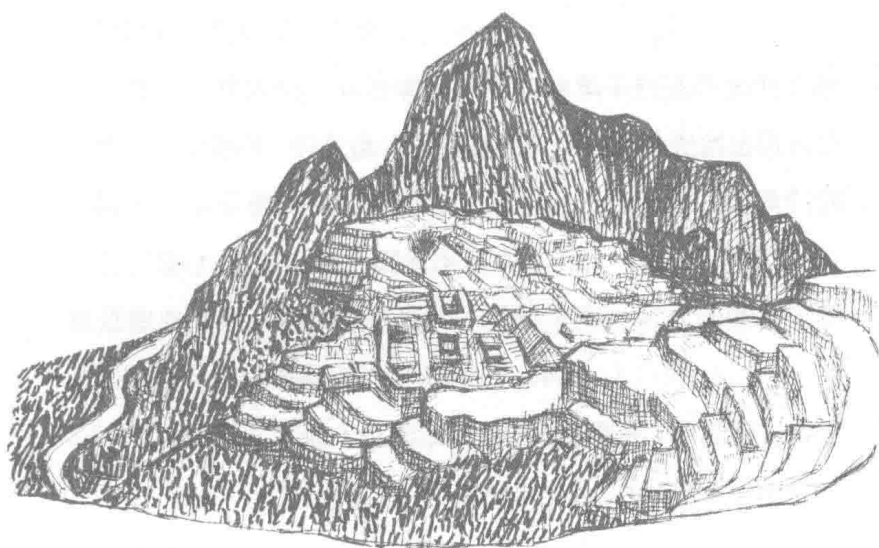
第一封信 / 1

第二封信 / 25

第三封信 / 79



第一封信



马丘比丘

库斯科，1971年8月3日

终于到了要离开小威尼斯¹的那个清晨，我们订的车却迟迟不见踪影。拨了无数通电话想叫辆车，又处处占线。绝望中，我把行李拽到人行道上，而帕特里克·金罗斯²穿着一袭波斯丝袍，站到沃里克大道中央拼命挥手，企盼着能奏效。一辆出租车旋即停了下来。

其实，我的担心有点多余。我们的车子到达维多利亚航站楼时，安德鲁³的车也才刚好赶到。我们是最先到达机场的一拨人。他穿着件粉红的套衫，戴着白色亚麻帽，而我们俩都已经套上了登山靴，踏着沉重的步伐，手里还抓着冰斧，像是握着战斧。我们都是新手，是整个探险队这条链子上的薄弱环节，所以都急于给别人留下好印象。

没过多久，其他人也陆续抵达：先是罗宾⁴和勒妮，接着

1 原注：位于伦敦 W2 区域。

2 原注：金罗斯勋爵，作家、历史学家。

3 原注：德文郡公爵，获军功十字勋章。

4 原注：罗宾·费登，作家、诗人，旅行家，国民托管组织副总干事、历史建筑委员会书记。他和他的妻子勒妮是这次探险的领队。

是安德烈·肖勒米。他是希腊和埃及的所有其他肖勒米们的堂兄弟，不过我想，自从德拉克洛瓦画下《希阿岛的屠杀》以后，他们应该全变成了法国人。他是律师，也是社会人类学家，住在普罗旺斯，讲一口完美的英语，我和他以及朱利安·皮特-里弗斯¹在很久以前就见过面。之后出现的是卡尔·纳塔，他是瑞士人。他的法语、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都相当于母语水平，而他的母语是一种奇妙的稀有语种——罗曼什语。他和贾科梅蒂²来自恩加丁的同一座山谷。他是了不起的登山者，曾经的世界滑雪冠军；还曾在卡地亚担任了30年的伦敦地区负责人。他还有一个同卵双胞胎的兄弟。一行人中的第七位是迈尔斯·希尔德亚德，来自诺丁汉郡的农绅；他和我们一起去利马是为了见他担任智利大使的兄弟。他是登山能手，可惜的是，他不会和我们一起去安第斯山脉。他们个个都让人觉得轻松愉悦。我们的行李——帆布背包、工具包、帐篷和其他登山装备——在出发大厅堆成了一座巨大的金字塔。

整个包机的乘客都是安第斯登山协会的成员，大家都醉

1 译注：朱利安·皮特-里弗斯（Julian Pitt-Rivers, 1919—2001）是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家、民族志学者。

2 译注：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 1901—1966），瑞士超现实主义以及存在主义雕塑大师、画家。

心于南美各大山脉，埋头在各色装备里面；其中还有一小队科学家，由此出发去科隆群岛。我坐在勒妮和迈尔斯中间。我们一路上聊天、打盹、吃喝——正餐、小吃、咖啡，还有饮料和三明治——一刻都没停。随着英国西南诸郡在我们身下呼啸而过，大西洋映入眼帘。迈尔斯在克里特岛战役中是义勇骑兵团的一员。他告诉我自己在被捕后是怎样在克里特人的帮助下死里逃生的——他最终靠着一叶扁舟逃到小亚细亚，回到了自己的部队。大概是中午的样子——仿佛只过了一刹那——我们就降落在了百慕大，在机场酒吧喝了朗姆鸡尾酒；接着又起飞前往安提瓜岛——《旅行者之树》¹提到过它。往北，我们可以看到圣基茨岛和向风群岛；往南，隐约可见瓜德罗普岛和多米尼加岛。飞机的一个引擎坏了，我们因此在安提瓜岛被足足困了六个小时，在十几次的错误警报和反复登机下机之后，另一架飞机从特立尼达岛飞了过来。现在是伦敦时间次日凌晨时分，但在我们刚刚进入的这个半球上，还只是傍晚。

当我们开始最后一次飞行前往利马时，夜幕悄然降临，因此无缘得见背风群岛、亚马孙丛林和安第斯山脉。我们一路背对着太阳而行。等到凌晨，迈着步子摇摇晃晃地走进利

1 原注：本书记录了我加勒比海诸岛的旅行（出版于1950年）。

马机场时，我们已经飞行了将近 20 个钟头。护照和货币兑换花了好长一段时间。那些睡眼蒙眬、面无表情，有着一半印第安血统的官员做起事来一点都不利落；我们的护照让他们很困惑，而安德鲁的对他们来说堪称是神秘莫测。那个官员在帮我们其他人办完手续半个小时后，终于扫清了最后一道障碍，他懊丧地喃喃自语：“我不得不承认有一些国家对公爵会有优待；但是，秘鲁绝对不是其中之一。”我们七零八落的装备最后终于被集合在一起，清点了一遍，又确认了一遍。四个疲惫不堪的勤杂工把它们运了出去，装了整整一辆计程车。我们坐在另一辆计程车上，跟在后面，驶入黑暗、潮湿的利马，又一路趑趄趑趄，进了阿尔卡萨酒店的房间，就像是七个幽灵，躺倒在床上一下就睡着了。

所有人都得合住，我和安德鲁住进了同一个房间。他比我整洁得多，不过，我会努力跟上。

罗宾在整个旅途中静默又泰然的处事风格让我赞叹不已：看不出一丝忙乱、焦躁或紧张。愉悦是我们的标语，借由趣事与人格魅力，我们每一次行动都带着愉悦的气息。

* * *

我们睡醒的时候，外面正传来进行曲与军乐队的铿锵乐

声。为庆祝秘鲁国庆节，无数扬声器不停播放着各种演讲，震耳欲聋。（掌权的是军事政权，左倾，但从表面上看，同其他军事政权并没什么区别。）

南美洲正值隆冬时节，细雨霏霏。一年里大约除了 60 天外，利马的上空一直都愁云惨淡，而洪堡海流源源不断地向内陆运送雾气、云朵和海浪的飞沫。城里脏乱不堪，到处可以看到的是木质凸窗和铁格栅，而不是摩天大厦，另外还有耶稣会的螺旋柱和反宗教改革圣徒像：回廊、穹顶、圆顶屋和钟楼在城市发展中被埋没，但也让我们知道这曾经是个多么美丽的城镇。我们在一栋漂亮的西班牙殖民风格的建筑里同波罗斯夫妇共进了午餐。他们的身份高贵，品性善良，是亲英派人士。接着，我们一行人又参观了特威迪先生的数个花园。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植物学家和园艺家，从世界各地搜集了不胜其数的稀有物种，而他的住所里摆满了书和相片。我们仍然有点昏昏欲睡，除了迈尔斯、安德烈和我之外，其他人都不想吃晚饭。但是，后来觅食的过程也让我们几个受苦不浅——在迷宫般错综复杂的后街小巷寻找一家名为渔夫（El Pescador）的鱼鲜餐馆时，一群野鹅对我们穷追不舍。那天晚上，我们吃了虾和鲈鱼；这家餐馆看上去活像那座模样古怪可笑的后维多利亚时期的哥特式城堡——罗斯皮廖西城堡（Castello Rospigliosi）。

第二天，我们5：30就起了床，开车到机场，爬上小小的秘鲁飞机。这家航空公司的名字有点不祥——福西特航空¹。它带着我们在云雾间上上下下，越过太平洋海岸——一条由诸多在灰色的海浪上方凸显的陡峭的褐色悬崖构成的界线。白色的云朵将我们吞没，但是当飞机转向内陆，一路爬升，开始沐浴阳光时，一个新的世界就此徐徐展开。安第斯的山麓像极了漂浮在云海中的岛屿。各座大山瞬间聚合成为斜纹棉布色彩的山峦起伏，云河条条穿透山谷，就像是结了冰的瀑布悬挂岩脊。村庄、田野和牛栏渐次退去。高原空寂，湖光粼粼，向上延伸为雪花洋洒的锥形高山，很快的，各色样态的雪沿着高山南侧尽数堆砌起来。（这里的北面就是北半球的南面，指南针颠倒过来了。）又一道云雾线外升起了起起伏伏的山峰、平顶山，还有巨大的山阶和峡谷，云朵傍着它们飘浮着，就像是一串串网球。一座更高的山脉若隐若现，我们瞥到覆盖着亚马孙盆地西边的云海。我们肯定在某个时刻越过了一个集水区，因为所有在黑暗山谷底部闪闪烁烁的河床流向都改变了。一排冰川升了起来，熠熠闪光，在那些雪花无法覆盖的陡峭山峰间曲折往复，远处隐隐可见的山脉在

1 译注：此处作者应意指这家航空公司的名字让他想到珀西·福西特（Percy Fawcett，1867—1925 或更迟）。福西特是英国的一位炮兵长、人类学家和南美探险家。在和他的长子前往巴西丛林寻觅代号为“Z”的消失的古城时，他神秘失踪。

蓝色的蒸汽上漂浮。接着，飞机开始盘旋。一片片藏红花色的田野出现，随着我们一路下降，又出现了一块块的耕地、毛石墙、水渠、农场、奶牛、白杨树，最后还有圆屋顶和库斯科的钟楼。我们在一座小型机场降落，这里到处都是盖丘亚族印第安人。

* * *

我们都有点喘不上气，头疼欲裂，膝盖发软。就在一个小时前，我们从海平面的高度迅速移到了 1.1 万英尺的海拔高度。这种心神不安的感觉肯定就是太阳之子对西班牙征服者教友们的报复。我们戴着墨镜和遮阳帽在街上慢悠悠地逛着。日光刺眼，阴凉处爽适，而日落的时候很冷。

小小的征服者酒店（Conquistador Hotel）可以俯瞰印第安人的集市，那里的噪音透过窗户“大模大样”地飘了进来。酒店老板是个肤色暗沉的拉丁—印第安混血儿，而员工都是矮矮胖胖、肤色黝黑、笑容可掬的盖丘亚族印第安人。店门口的大街中央有一条铁轨，黄昏时分，一辆普芬比利蒸汽小火车汽笛长鸣、叮当铿锵一路驶过，就像是电影中草原上的火车。附近的房子低矮破旧，建筑材料不外乎泥土和砖坯，但是靠近城中心的地方，西班牙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墙体

一色都是巨石——它们全都来自印加庙宇和宫殿的残垣断壁。在螺旋柱、破败的山形墙、金字塔和方尖碑周围有两个很棒的广场和十几个巴洛克教堂。各条街道上处处点缀着高耸的拱顶，而这些街道本身就像是伸向天空的跳水板，通往庞大的教堂或陡峭的山坡。安第斯山脉环抱着这个城市。这里贵族和大主教的宫殿遭受过地震，复杂精细的木制构件、宽大的屋檐，以及稀薄的空气都让我想到加德满都；在这里，富裕与肮脏之间保持着和加德满都一样的平衡，只是教堂代替了加德满都的寺庙，盖丘亚族印第安人代替了尼泊尔人和藏族人，而他们都有着相似的古铜色面庞。女人身上披着五颜六色的羊毛披肩，背上背着印第安婴儿。她们编着乌黑的长辫子，头上扣着圆顶高帽或者是白色略呈锥状的草编大礼帽。她们沿着路缘蹲坐，身边是一堆堆的甘薯、土豆、玉米、秣草，还有一摞摞神秘的可食用的豆荚。她们从来不会慢慢走路，而是一路小跑，给人一种慌张弃逃、奔向窄弄的感觉。白色绒毛狗到处蹦蹦跳跳。这个小城非同寻常，我们想好好探索一番。

我们5点钟就上床睡觉，8点钟醒来一次，喝点汤，接着就又睡了——9点钟吃了点安眠药倒头又睡。今天感觉好一点了，但是，我们远远没有适应。走一小段路，就会筋疲力尽；我们呼吸短促，心脏剧烈跳动，头痛，眼冒金星，头晕目眩，